



小說正義聯盟

文／作家事——陳栢青

沒有神的年代，萬事拜託，第一線偶像讓位給超級英雄。大螢幕上超級英雄漫畫所改編的電影正風行。漫威漫畫與DC漫畫分路進擊，你有鋼鐵人、蜘蛛人、美國隊長，我有超人、蝙蝠俠、神力女超人……地球太重了，世界很難撐起我們的期待，還好有這些超級英雄，我們的想像力就是他的超能力，警惡懲奸，飛天遁地，讓地球稍微偏離軌道，卻安放我們燥亂不滿的心。

但人的胃口也是會養大的，一個英雄怎麼夠？這幾年超級英雄流行同臺演出，超人領軍「正義聯盟」，美國隊長率眾英雄主演「復仇者聯盟」，我們稱之為「跨界」（Crossover），他們把這叫做漫威宇宙、DC宇宙，各路人馬跨作品來相會，張飛打岳飛，黛妃遇見楊貴妃，場面更大，配備更強，人數更多，數大就是美，好看在雞同鴨講，越錯亂越碰撞，蹦出新滋味。小說世界也有這樣的夢幻組合，單本看誰都是自己的王，偏要把他們混起來，將對帥，王見王，亂得很，激盪出新意，於是小說裡的「正義聯盟」和「復仇者聯盟」催生了。

莫里士·盧布朗《怪盜與名偵探》、丹·西蒙斯《福爾摩斯與第五心》、尼可拉斯·梅爾《百分之七的溶液》

「我以沉重的心情，提筆寫這篇記錄我好友福爾摩斯先生傑出天賦的最後記載。」華生醫生於〈最後一案〉中道出一代偵探福爾摩斯的死訊，但真正提筆的柯南道爾可樂歪了，他委實厭倦自己創造的角色，1893年於書桌前大筆一揮，讓大偵探在與莫里亞提教授的對決中雙雙墜下瀑布。但宿敵與作者都毀不掉福爾摩斯。1903年貝克街B座重新燈亮。那不只是福爾摩斯個人的復活，其實也意味「偵探小說」作為文類所掀起的一波流行，讓隔海之遙的法國也想打造屬於他們的偵探小說，通俗雜誌編輯找上小說家莫里士·盧布朗。誰知道盧布朗筆下卻別開蹊徑，福爾摩斯靠邊站，盧布朗筆下誕生的卻是劫富濟貧、風流瀟灑、「沒有人可以抓住他」的怪盜亞森·羅蘋。福爾摩斯與亞森·羅蘋的緣份在小說之外便已經結下，偵探與盜賊的出場是如此緊密聯繫在一起。而對廣大讀者而言，我們最大的夢想便是，如果讓任何案件都能破解的名偵探對決「沒有地方是我進不去」、「沒有東西是我偷不走」的怪盜呢？茅與盾、逃與殺，最期待的夢幻對決便在莫里士·盧布朗《怪盜與名偵探》一書中實現。

《怪盜與名偵探》收錄5篇福爾摩斯與亞森·羅蘋的對決。世界上最強頭腦在紙頁之間追逐奔逃，而在紙頁之外，亞森·羅蘋用本名，福爾摩斯反而易了容，原來盧布朗在寫下第一篇對決時，確實讓福爾摩斯和亞森·羅蘋交了手，但因為名偵



《怪盜與名偵探》

作者：莫里士·盧布朗
(Maurice Leblanc)
出版社：台灣東方
日期：1900年1月

探粉絲的抗議，連柯南道爾都跨海致電，在小說單行本出版時，名偵探福爾摩斯的名字由 Sherlock Holmes 變成了 Herlock Sholmès。連住處都變了，從貝克街改住帕克街。雖然一樣是頭戴獵鹿帽，嘴叨煙斗的思考機器，「但他不是他」。也許盧布朗是抱著致意或是諷刺的心態在經營 Herlock Sholmès 吧，但臺灣出版社歷年來發行眾多版本，卻自動將這個角色正名為福爾摩斯。也許這個正名（還是改名？畢竟改了盧布朗的原意）其實反應讀者的潛在夢想，我們就是想看這場極致的豪華對決，甚至不允許其中一人離開。

《怪盜與名偵探》最初的相遇並沒有結束，你瞧，青山剛昌漫畫《名偵探柯南》裡，不就安排柯南與怪盜基德幾番合作與對決？「怪盜與名偵探」的組合成為歷年來大眾文學創作裡一種原型。

隨著時間遞嬗，柯南道爾作品成為經典，福爾摩斯便越活越真了。後世諸多擬作中可以看到更多跨界「正義聯盟」、「復仇者聯盟」出現，讓福爾摩斯和各式人物夢幻共演。諸如丹·西蒙斯的懸疑小說《福爾摩斯與第五心》接上柯南道爾於瀑布旁石破天驚那一推，在福爾摩斯由死而生的這段期間他去了哪？丹·西蒙斯的版本中，福爾摩斯原來受到小說家亨利·詹姆斯的委託遠赴美國，隨著驚人謀殺的發生，破案線索指向馬克吐溫的打字機，那背後陰謀卻足以造成美國政壇動盪……這會兒不是名偵探與怪盜的對決了，而是在野與在朝的角度，也是虛幻與真實的邂逅。丹·西蒙斯是寫歷史懸疑的一把手，他筆下與其說是福爾摩斯的偵探實錄，



《百分之七的溶液》

作者：尼可拉斯·梅爾
(Nicholas Meyer)

譯者：卓妙容
出版社：臉譜文化
日期：2011年10月

不如說是 19 世紀進入 20 世紀美國的一頁年代記，他在歷史鑿了幾個洞，拉出疑惑，而用虛擬的角色去穿針引線，福爾摩斯的推理這回上升到「動搖國本」，虛構改變了真實。

又如尼可拉斯·梅爾的小說《百分之七的溶液》中讓福爾摩斯深受藥癮所苦，他也需勒戒，也有自己的心理和生理問題要顧。「最強的大腦」不一定有「完美無缺的肉身」，於是把福爾摩斯「常人化」、「俗世化」，拉回地表。小說中誰可幫助偵探呢？於是有了福爾摩斯與佛洛伊德的「正義聯盟」出現。地表上最強的偵探可以望穿真相，但他可以看穿自己的心靈嗎？那時候，佛洛伊德憑著「心理分析」與對潛意識的解釋上場了。「你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偵探。」小說安排華生對佛洛伊德說。而心理分析的祖師爺則說：「我只是一個專門研究受苦靈魂的醫師。」華生則說道：「這兩者之間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不同。」當注意到「大偵探」也有「心」的同時，福爾摩斯真正進入所謂現代。

關川夏央、谷口治郎《少爺的時代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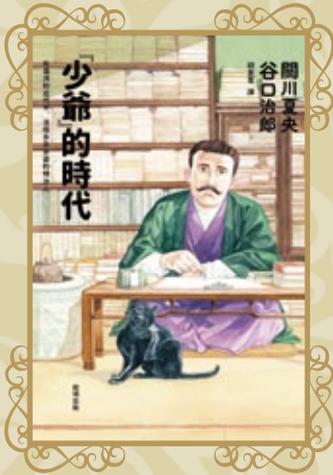
1905 年除夕的新橋車站，大文豪夏目漱石形色匆匆穿過除夕車站大廳，一個不留神，懷中的書本掉了滿本，和他撞個滿懷的少年連聲道歉，後頭跟來了年輕軍官替他們一把書撿起。那時並不知道，「跟漱石相撞的人是個叫安重根的朝鮮人，他就是幾年後在哈爾濱射殺伊藤博文的志士。」



《福爾摩斯與第五心》

作者：丹·西蒙斯
(Dan Simmons)

譯者：左惟真
出版社：商周出版
日期：2016年3月



《少爺的時代》

作者：關川夏央、谷口治郎
譯者：劉蕙菁
出版社：衛城出版
日期：2018年2月

事實是連我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車站月臺上是否真有這樣一幕發生。但漫畫《少爺的時代》卻把車站月臺變成歷史舞臺。關川夏央、谷口治郎所合著的這套漫畫替歷史人物穿針引線，每一章都有幾位歷史人物登場，誰都遇到誰，偶然與巧合，新橋車站一幕其實就是整本漫畫的總舞臺，是歷史的「正義聯盟」，角色們未必協力，錯肩的瞬間，卻以某種方式走進彼此的故事裡，火車大廳就是旋轉門，進進出出，一張張臉，識或不識，玻璃窗上疊合交錯之間，彼此凝視，原來誰都不是真正的主角，但誰又都是主角，原來漫畫真正要繪出的，是「時代」的臉。

火車聲隆隆，鐵道破穿國境，虛構連接上真實，隨著少爺的眼光凝視，整個時代就要往前了。

伊藤計劃、圓城塔《屍者的帝國》

工業革命向內轉。如果工業革命不只是「產業技術的大爆發」，而是「對人類內在的大改造」呢？



《屍者的帝國》

作者：伊藤計劃、圓城塔
譯者：李彥樺
出版社：獨步文化
日期：2016年1月

伊藤計劃、圓城塔共同創作的科幻小說《屍者的帝國》裡描述人們發現了「虛擬靈素」，工業革命因此轉向「讓屍體復甦」的肉身改革。小說激活了死者身體，而他的構想本身，其實就是一種「招魂」——你所知道的那些魂魄都出現了，約翰華生出自《福爾摩斯》，凡·赫辛來自《吸血鬼德古拉》，連華生的僕人「星期五」都其來有自，典出《魯濱遜漂流記》，而建立屍者帝國的阿列克塞·卡拉馬助夫，來自杜斯妥也夫斯基最後一本大長篇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……

《屍者的帝國》是歷史與文學人物的狂歡、你還可以從中找到南丁格爾、科學怪人法蘭克斯坦、明治天皇、《亂世佳人》的白瑞德、寫《物種起源》的達爾文……正是這些典故、歷史軼聞，讓小說有了辨識的樂趣。而說他是「招魂」，其實更像是「轉生」，看這些人物與背後歷史事件怎樣被轉化，有時致敬，時而耍弄嬉戲，是對歷史和文學人物說情話，也是對他們開玩笑，那是知識與樂趣的大亂鬥，知道越多，樂趣越多。

小說裡讓「大家都來了」，玩得不亦樂乎。小說之外，《屍者的帝國》原作者伊藤計劃忽焉離世，他的好朋友圓城塔憑著伊藤計劃留下的30張稿紙和創作筆記，又花了3年，續完全書。圓城塔接續的不只是人物和故事，而更沿著「語言」和「意識」打轉，小說到了尾聲，終極的叩問則是「靈魂是什麼」，那已經進入哲學上的思辨，某一方面而言，我更覺得是《屍者的帝國》是友情的證明，藉著對「靈魂」的探索，各路小說人物在小說中同臺了，而小說家則在小說外並肩，以創作超越生死與幽冥，小說裡外都是「正義聯盟」、「復仇者聯盟」。

恩斯特·克萊恩《一級玩家》

打開八零年代流行元素的百寶箱，《魔鬼剋星》（臺灣以前叫做「打擊魔鬼小組」）、《太空入侵者》（臺灣以前叫做「小蜜蜂」），《x戰警》（臺灣以前叫他「特異功能組」）、《星艦迷航記》（臺灣以前稱為「銀河飛龍」）全出現在同一個介



《一級玩家》

作者：恩斯特·克萊恩
(Ernest Cline)

譯者：郭寶蓮

出版社：麥田

日期：2018年3月

面中，當一切被放到線上，懷舊變新潮，恩斯特·克萊恩的科幻小說《一級玩家》開啟一個全新宇宙。

小說以虛擬實境「綠洲」為背景，當「綠洲」的創始人要掛了，「我把繼承一切的鑰匙藏在綠洲裡」，《一級玩家》的尋寶故事其實寫出我們這個世代的故事。你瞧，我們看電影時不是更熱衷尋找彩蛋嗎？看《正義聯盟》、《復仇者聯盟》時最期待就是片尾，看接下來是哪個英雄電影要出場？而電影中片段也不能錯過，看影格裡是不是藏著其他超級英雄電影的線索。彩蛋的存在提升了耐讀性，他讓「觀看」成為「找尋」，小說裡角色找彩蛋，小說外讀者將八零年代元素視為彩蛋，小說內外都可以玩找彩蛋的遊戲。

《一級玩家》讓科幻電影和奇幻小說角色可以同處一個介面，現實與虛擬不過一線之隔，帳號登入，你可以任意創造角色優游於「綠洲」中，大金剛能遇到哥吉拉，吸血鬼和外星人可以同臺競技，你想到的都可以實現，他是想像的極致，也是正義聯盟、復仇者聯盟的最終——那些超級英雄、那些偶像終於同臺了，但當一切滿載甚至超載了，一個問題浮現了，「所以，此刻被扮演的他們還是原本的他們嗎？」這其實是網路世代的終極困惑，我們能隨時創造分身，但這裡頭，有多少還是我自己？我們頂著的那張臉，又有多少屬於那個人？也許，「我」的存在才是終極的彩蛋，張愛玲的話在網路時代也適用，「每一個蝴蝶都是花的魂魄，回來找自己。」⁹



本期導讀作者簡介：

陳栢青，1983年夏天生。臺中豐原人。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。作品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、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、九歌兩百萬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。並被《聯合文學》選為「40歲以下華文文學最受期待的20位小說家」之一。2011年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《小城市》，並出版散文集《大人先生》。



導讀團隊簡介：

作家事，2016年夏天由湯舒雯催生，顏訥、陳栢青、李屏瑤三人主持企劃，是一檔帶狀文學直播節目，每週日晚間9點線上說書。